

离春节只有两天了,却有一个礼物快递从那个最远的北方城市出发,我接到通知,便开始在手机上看着它的货车移动。这些年,这样的驶来,奔来,东西南北,很多次了,没有计数,却是第一次关注。手机上有它的线路图,一会儿直,一会儿弯,运货车如同木偶般地移动,僵硬得可爱,有些滑稽,我时或看一眼,并不是在意它何时由两千多公里之外移动到上海,送至我家门口,门铃响了。而只是因为刚才心里突然热乎乎地冒出:离开春节只有两天了,它却仍旧出发,它不过年吗?两千多公里的寒冷长路,中国人真正的过年,开车送货人却只能劳碌在路上……我也算是看着了点他的辛苦,于他无任何意义,他看不见我的看,意义是我自己的。人的年纪不是只增添皱纹,也增添情感,增添关切心,它是抒情诗。不是写给别人读,自己也不见得会正式朗读,只是一句一句写在了心里,是写下的写。

这一年到头的,难道有不少人真正看着他们,看得见他们吗?车厢里的单件货物,货物总数,发货员的单子上写得明白,可是这些人心里装的,看得清吗?

就像那本名著小说,一个男孩,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男孩的爸爸也是开货车的,每天行驶,送达,漫长的各条公路,是他窗外的窗外世界。他想妻子,想儿子,可是妻子与他

路上抒情诗

梅子涵

离婚。她无法喜欢天天站在窗口张望、等待,桌边总不能团团围坐的日子,她是嫁给男人的,不是嫁给货运卡车的。儿子想爸爸,但总不能及时等到爸爸的电话。爸爸为儿子买了圣诞礼物,只能通过车上的传呼机,请求正好路过妻儿居住的小镇的其他司机,顺道捎给儿子,让儿子快乐。

他总这样不回家,连续多少天生活在行驶的公路货车上,是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大卡车。方向盘是自己的,轮子是自己的,车厢里有一张床,夜晚可以睡下,也属于自己。一个男人的光荣名义,也是做丈夫当爸爸的信心和自豪感,妻子和儿子都能真切看清和接受吗?

男孩的名字叫鲍雷伊,故事是他用写信的方式讲给我们听的。我讲给别人听,总有人流泪。

货车到达长春时,信息提醒,途中降雪,货物抵达会推迟,请谅解。

这么长的寒冷路,这样的赶,送达的都是要紧的,每一份都不敢有耽搁,不敢被埋怨,这是一个行业、行当的小心翼翼和歉意,读着这歉意,心里会不由得也有些歉意,被抱歉的也会抱歉。社会等候这样的柔软和宽敞。

手机线路上的货车是

看不见窗,看不见开车人的。它总像一个木偶在愉快地移动,僵硬、滑稽,看不出年纪。可是开车人,是什么年岁,长什么样呢?像鲍雷伊的爸爸一样高大英俊吗?或是矮矮小小,精瘦呢?

他的身边应该还坐着另外一个人吧。两千多公里,轮换着开,不说话也是排排坐。人的路上,年幼、年长,高大、矮小,都要排排坐。说上几句话,轮流睡会儿。

怎么吃饭呢?是在休息站吃饭,还是从家里带着的,有办法热一热才好,妻子准备好的饭菜,会是最好吃的。

现在的车里应该都会有空调,会有热水、热茶提神。学会喝咖啡多好,格外有精神,清醒、愉快,聚精会神地奔驰,心里也有歌。快过年了,花好月圆,想着妻子,想着孩子,想着年迈的父母,想着已经造好的房子,过两年一定会造好的小楼。

还有那抽得烟雾缭绕的烟。那东西能少抽点就少抽点吧。一年到头开车,日以继夜,总是抽,挣点钱,却伤了身体,等老了,去银行取点零花钱,走得气喘吁吁,会后悔从前的路上日子的。

路上的日子多好,呼呼的叱咤,窗外四季,青绿、金黄,漫天大雪,那是一辈子的夸耀、吹嘘,抒情诗,都不能气喘吁吁地后悔。



子涵夜话



山那边的远方 (纸浆、黑板) 刘昱伽

那一次,我打网约车,上了车,车里有很浓的香烟味,我问司机:“你抽烟了?”他说:“抽了。”我说:“你怎么可以抽烟,我打了车,是上来闻烟味的吗?”

他说,累,挣不到什么钱。他说,乡下造房子,钱不够,烦。我说,累了就泡茶喝。不要烦,慢慢来,房子总能造好的!我说,你含一粒糖,买点瓜子、山楂片,你喜欢喝咖啡吗?咖啡提神。

我们聊了一路。我说,你试试吧。他说,试试!我说,祝你生意好。他说,不好意思,对不起你啊!我说,不要太累啊,师傅,不要多抽烟,不要烦,大家都有烦心事,身体要当心!

我心情美好地下了车。他笑着朝我挥挥手。我一直记得,他长得壮实,但是他的神情、语气、心里,都有弱。

货车过了沈阳、天津、济南……

我不是一直看着它的,我要喝茶、吃饭、看书,写作,慢慢走在暖洋洋的太阳下散步,去超市为过

年的桌上增加些丰富,女儿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过年,我要迎接她……比起那辆移动的车,比起寒冬路上的开车人,披星戴月,我清闲许多,收入多许多,轮子不必留神冰雪。看一眼别人,也是看一眼自己,庆贺自己,感激他人。抒情诗里,世界应是一张合影。

手机收到的送件时间是除夕晚上二十二点之前。

下午五点半,门铃响了,我开了门,快递小哥把一大包的年货礼物抱进我的门里。

我说:“你过年没有回家啊?”他说:“回不去。”我说:“你要吃年夜饭,一个人也要除夕快乐!”他说:“谢谢叔。”

我想着,他父母在想他呢。除夕的桌上,孩子不在,是不圆的。

货车把物件送到集散地,就在手机上消失了,再也看不到它木偶般的移动。它是继续往南方开吗?还是返回那个最北面的城市?

继续往南,或者返回北方,除夕之夜,他们只能在路上。

挂历小,喜庆大

王晔

家里有一本新挂历,这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新年,可不是什么小事。新年,贴春联重要,一本别致的挂历会让人艳羡,让居室生辉。

我记得父母家的第一份挂历,全是电影演员大头照,印象最深的是姜黎黎的侧影。我爸是个老派人,他说,家里挂着妻子之外的女人照片,很尴尬。然而,这好不容易得到的挂历,我和妈妈可一点也不觉得尴尬。不几日,爸爸的朋友来玩,直盯着看,看了又看,爸爸笑哈哈地从墙上取下送给他。

我真心疼。但爸爸这么做了,想拦也不可能。那些正影侧影的女明星照,我看着,都是一个比一个鲜亮,看一眼还想再看,她们都是电影银幕上的仙女啊,她们走到了我家墙上。

更何况,马上到来的过年聚会,亲戚会对着挂历七嘴八舌。姨妈家的挂历上,有一张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女主角马军勤的剧照。表姐说,像她妈妈。我说,还是更像我妈妈吧。亲戚的表决,我妈胜出。有一年,出现孩子脸挂历,五姨一眼瞄上其中一页,说那扎小辫女孩的侧影,真以为是王晔呢。其他人也说我像。我心里美滋滋的。那恐怕是我一生中的颜值最高峰了。我六岁开始习书法。有一天,我脸上长出一颗痣来。表哥高翔追着我讲:就是你写大字的呀,这下好了,写到脸上来了呀!我想不出反驳的话,痣在那里,反驳了也去不掉。只闷闷不乐,挂历上的女孩跟我无缘了。

挂历很快从大头照变得丰富起来。风景的、花鸟的、摄影的,还有书画的。年末,旧挂历从墙上下来,我早就盯上它,等着来拿它包书皮。

中学时代,可能因为学习开始忙了,挂历也不足为奇了吧,我对那时期的挂历印象不深。

大学毕业后,我一度借宿上海师大东区琴房。拿一张旧挂历纸贴在光秃秃的墙壁上,那上头有蓝天白云和郁金香花海。时不时看一眼,小屋也不觉得逼仄了。

1995年前后,上海电视台有一种新型年历,单张,背面有凹凸,正面是米老鼠等卡通造型。颜色鲜艳,台标醒目。我的上司从上视匀到几张,让我给客户送这薄礼。客户的大楼里还有其他熟面孔。面熟的一个女司机眼尖,凑过来跟我要。我是奉命干活,实在没有自由发挥的余额。女司机恨恨地说:“有啥了不起的!”

岁月流转,挂历上的仙女,有一个真的走到我父母家来了,就是马军勤女士。那是1996年吧,我和妈妈兴致勃勃地跟马军勤说起剧照挂历。她就是后来成功饰演电视剧《潜伏》里站长夫人的那位。

我留学日本时,学校有很多精美的免费挂历可挑。我挑了本中国书画挂历,特意带给父母。妹妹在日本留学时,竟也把她觉得特别的挂历带回来。

后来我住在瑞典,瑞典挂历少说要两百克朗。也有免费的,如隆德大酒店大堂处年初会摆出一排排挂历,在新一年的每个日子里,都标着不同的酒菜名,画着刀和叉。如果你先前买卖过房产,房产中介会忘不了追着你,一年年地寄挂历,倒不是房产图,而是一地的四季风景。还有一种挂历最温馨,就是生日年历。顾名思义,就是把亲友生日统统记上,让你不会因为忙乱,忘记在他们生日那天送去祝贺电话。我买的挂历,近年多为水彩画,因为我迷上了水彩。到它退休,就成了画册。而我的书法启蒙老师吴树生先生曾收集书画挂历二百多册呢。

“贿赂”孩子可以吗?

周炳揆

朋友G告诉我,他的两个孩子迷恋网络游戏,每天写完作业就不离手机或iPad,吃饭、如厕,直至上床睡觉。G和孩子的妈妈不知和他们讲了多少遍道理,立下规矩,如每天不能超过一小时等,都不管用。最终,他们诉诸“物质刺激”。G当过几年中学教师,现在是某私营企业主,他和孩子们约定:当他们满18周岁,他们每人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奖励,条件是如果他们就必须远离网络游戏,一旦违反,就全额取消奖励。G说,孩子们听到这个奖励都十分兴奋,12岁的大儿子说,他将来上大学的零花钱足够了,比他小一岁的妹妹说她要把钱存入银行,希望赚取利息。

我去美国探亲时和一位邻居有

过一次有趣的交谈,她尝试过各种方法使孩子远离一些不良的社交软件。起先,她是明令禁止:“不行就是不行!”但她很快发现自己还是不甘心,经常蹑手蹑脚地走到孩子身后去查看;后来,她在孩子手机的设置上动脑筋,使一些功能不工作,结果发现,孩子手段更高明,总有办法绕开父母设置的控制。

最后,她和孩子“交易”,如果他答应15岁前不用这款社交软件,他就能得到一辆电动自行车,孩子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她的孩子整个暑假都没有碰这款软件,他还发现孩子有了电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他更独立了,也更具有责任感了。

艾之歌

杨清茨

南国离离草, 茸茸自吐芬。
不共桃李艳, 偏随烟雨深。
七年沉疴起, 一炷暖寒心。
但灸关元穴, 长留天地春。
家家悬此物, 岁岁护儿孙。



编者按:这两年上海流行“City walk”,你是否留意过家附近那条走了几十年的老马路?每一步都是回忆,每一眼都是新景。趁着春日正好,再走一遍那条最熟悉的马路,记录下这条路上光阴的故事,今起请看一组“老马路”变迁》。

徐汇区有一条总长只有五百米的小马路——永福路。永福路原名古神父路,北起五原路,南至湖南路,中间与复兴西路相交。永福路当年不通车,更别提大卡车公交车了,现在永福路湖南路口有个548路公交车站,高大空荡的车慢吞吞来慢吞吞去,沿着复兴西路开,路过武康路往华山路、江苏路去,很像一条城市专用旅游路线。

历史悠久、人文环境优雅的永福路上挂牌的历史保护建筑特别多,花园住宅多,也有公寓和新式里弄,是衡复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中心地段。最著名的两幢美丽的西式小洋房原来是德国和英国领事馆。

永福路181号原德国领事馆是一幢建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班牙式花园住宅,2025年德国人搬离,以后这里会

进驻什么单位还是一个谜。另一幢永福路244号是原英国领事馆,三十年前就已变成高级会所“雍福会”。主楼是典型的复古西洋建筑,但是漫步其中很多人都会以为置身一个古老传统的中国大家族的宅院。

永福路123号是原上海教育出版社,几栋花园洋房建筑加办公楼,是挺有规模的老牌出版社,专出学生教科书,教辅书以权威而出名。多年前出版社整体搬走集中到闵行区出版集团了。幸得地段好,这块福地很快经“德必”集团设计改造,变成法式创意园区“永福里”。进驻的商业品种很时髦,西餐馆、面包房、居酒屋、礼服设计、花艺设计、卡牌店、宠物乐园等。游客到武康大楼和安福路一带游玩,一定不能错过去德必永福里打卡、拍摄、喝一杯。

永福里隔壁深处有一幢四层楼豪宅,属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报业大王史量才的私宅。宽阔的前厅,明亮的中厅,玻璃屋顶天棚。外立面灰色,

端庄敦厚,屋檐、窗栏欧风设计。靠近复兴西路路口,与史宅相连的另一幢厚重建筑也很神秘,几经装修尚未有机构入住,大厅中央有盘龙状的巨大扶梯,非常豪华。

永福路复兴西路转角是一幢颇为雄伟、敦实的六层公寓,名良友公寓,是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其规模体量大,历史悠久,豪华壮观,为典型的近代公寓建筑,具有装饰艺术风格特征,是著名建筑师设计师尼布斯·埃曼诺夫作品,最初产权方属于近代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英籍犹太人哈同。良友公寓有三个出入口,永福路68号,复兴西路91号、93号。良友公寓住过一些名人,比如著名外国文学翻译家王科一(《傲慢与偏见》译者)、上海电影局局长陈志谷等。公寓2025年保护性大修,保持原有浅绿色马赛克地坪,米黄色釉面砖墙裙,铁艺栏杆,红漆木扶手,其中93号楼内有被称为“钻石眼”的转角扶梯,弹眼落睛。

总长五百米的著名小马路

孔明珠

永福路52号是保护得非常完美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楼,建于1932年,后归上海电影制片厂所有。先是作为幼儿园,后来又成为上影演员剧团、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有小放映厅和创作楼,到永福路52号看内部电影曾经是当时年轻人值得吹嘘的一件事。现在属于上海电影集团,拱形门廊、铁花门楣、壁龛都修复过了,幽雅协调,原汁原味。

依我看,永福路的调性一直属于低调的奢华,路上有几家高端西服定制店,有每个月只卖一本书的书店,有专理男士复古油头的理发店,有经常焕新的设计师小型艺术精品展,有婚纱礼服定制店,有创意儿童摄影工作室。这些商家门头都做得并不显眼,店堂音乐温文尔雅,进出的客人大多安静礼貌。

永福路这条小马路洋溢的气场氛围感,体现了老上海历史传承与当代城市更新迭代发展,你想来走一走吗?

十日谈

淮海路上可以荡秋千的仙踪林是淮海路上最早的奶茶店,因之成了七零八零后的热衷。

“老马路”变迁 责编:殷健灵